

重訂名醫類案叙

內經以五運六氣三部九候原生人之疾
病診有一定之法刺有一定之鍼此所謂
案也雷云年幼小別而不能明而不能
彰陰陽二十五人先師之秘伯高不能
盡知天地動靜五行遷復鬼臾區上
脩不能遍明通陰陽推四時據五紀
臧其言于金匱書其對于玉版隆

以天師之號而無所讓改伯一人而已改
伯千言萬語汗漫極于六合曰無盛無
衰約以二言此靈素之總龜也經所
謂實者寫之虛者補之此二語之注脈
也星之謂其言也立言立而案存後雖
有良醫固不能易所謂南山可移此案
不可動也秦越人張仲景皇甫謐楊
上善守其源而益顯張潔古劉河

間王海藏李東垣暢其流而大明末
流稍分人自為師家自為學能殺生人
而不能起死人黃帝告雷公十金周禮
醫師亦言十金為上靈樞言上二十金其
九中二十金其七下二十金其六歧伯言上
工救病于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
敗彼所謂下工皆令之上工也周禮十失
四為下在今猶為中工中工之所不失者

不幸得之案不足錄上上之案則其可
存者也明嘉靖嘗歙縣江秀才權
嘗取歷代名醫之已驗者輯為類案
子應元應宿足成之吾親太史公之
傳淳于意則意之醫酉案也陳壽之傳
華佗則佗之醫酉案也李延壽之傳徐
又伯則又伯之醫酉案也後史以醫酉為小
道傳方術者略而不書而案之存于史

者蓋寡諸醫之良者自傳其術倖而不終至于泯沒江氏賅而存之意良善也書久殘失而字句訛繆吾友魏玉楨氏精于醫術能窮其源附以已見而論議不至混淆鮑以文氏博于考索能知其攷刊其訛字而湯齊不敢貽誤過而請叙余不知醫之術而能深見其理是書也出醫學入門之階梯也宏衷

玩索由病以求其源而軒岐不難美也
遇之吾所告于世醫者有三一曰審脈自
偽王叔和之脈訣行左為人迎右為氣口
庸醫奉為科律二語不知其何本也三曰
藏象篇云人迎陽脈氣口陰脈可言陰
陽不可言左右也人迎在結喉之左右氣口
即寸口亦曰脈口為諸脈之總彙在手魚
際之後一寸人迎有左右氣口亦有左右明

乎人迎氣口則知四經十二從以通乎十二
原以貫乎三百六十五氣穴三百六十五
孫絡所謂鈎毛弦石溜与夫春弦夏
鈎秋浮冬營者洞若觀火矣而今之
醫固不知脉一曰辨藥神農以赭鞭之草
木一日而遇七十毒以身試而著本草經
辨藥之性也必深明于溫涼平毒之性
而後得君臣佐使之用固也然陰中有

陽中有陰石藥發瘕芳草發狂
辨之不易明知之亦不易悉荀非陶弘
景陳藏器其人未有不誤用者而今之
醫不知藥知脈矣知藥矣又益之以
一言曰慎思語云醫者意也黃帝有
問岐伯即知其人之病之由雷公有問黃
帝即知其人之病之由以言決之也此即
黃帝岐伯之醫國藥也若其病不應脈

當思其病脉不應病當思其脉藥不
應病當思其藥三者相參思之思之其
有不合者寡矣醫者有案蓋未有出此
三者遵其道而用之今皆可以為良醫
今皆可以立案太和保合使斯人各得盡
其天年而不夭折于庸妄人之手以艾氏重刊
之功豈不偉哉余固不憚嘵以辨以久氏
曰子之辨余知之而不能脫諸口也蓋盡言

之遂書之以為叙

乾隆庚寅五月朔秦亭老民杭世駿

重訂名醫類案序

新都江氏名醫類案行世近二百年
矣其為卷十有二為類二百有奇條
析病狀援據方書臚列治法斧藻羣
言蔚成大國實受命於軒岐而拓宇
乎靈素惜原本考訂踈漏間脫特多
吾友魏君玉衡鮑君以文精加讐比
細羅史氏研搜家集畢力補綴丹鉛

告疲始稱完好重付殺青客有難者
曰古之醫師天官隸焉或論病以及
國或原診以知政鴻術通乎神明而
元機出之妙悟若乞靈於方劑彼寵
于陳言抑亦末矣而奚以為夫自張
王絕軌朱李輟音凡今之治醫者輒
謂古今異宜南北殊習本草非神農
之遺仲景亦偏隅之論于是倂規弛

墨禍見自聖卒至於殺人而不自知其謀盭此辟之治經者則游譚而已矣譬之習兵者則野戰而已矣郭玉許允宗之言亦何嘗為庸妄者授之口寔乎然則欲為良工必習諳乎明堂甲乙玉冊元珠博涉乎三部九候五運六氣所謂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跖必數千而飽此一夫之獲耳其若

廣槓何曰固也內經十八篇難經八
十一章詞奧旨遠尊如經典不易曉
了後世方書候論汗牛充棟字學
者縱極綜攷而無所徵驗猶不免以
人為嘗試也無所比例猶墨守焉而
未得其會通也余讀是編竊以窺其
用心其徵事也確其達用也大其監
義也備其遣辭也約事皆已經則無

所可疑法可互求則不病于執世遠
道微曲漏充塞俗師庸術支節苟且
一旦延張王于一堂接朱李之末座
與之上下其議焉其所津逮為何如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迺可以盡窺
倉公之秘笈而奏奇技矣豈徒資庸
瞽之肘後供童蒙之掇拾而已哉按
醫之有案實權輿于左氏傳太史公

魏晉以降多散見于史集至丹溪始
有專書皆其門人所日記亦小說雜
記之屬宋張季明作醫說十卷首述
軒岐以發其宗次列證治以窮其變
又此編之鼻祖也至于分門別類間
有未精審者是在覽者之鑒別不復
為之更定舊本向有無名氏硃筆點
定玩其評已知其于是道三折肱矣

故並存于簡端云

乾隆三十五年歲次庚寅二月仁和
余集書于新儒齋